

爱沙尼亚和中国古典童话的比较研究

冯 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0)

摘要:爱沙尼亚和中国虽在地域上远隔千里,但由于经济结构和历史背景的某些相似性,两国古典童话在母题类型、形象设置、故事结构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两国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又使得他们的故事文本无论在结局的安排、动物形象的象征意味或是与外族文化交融方面都呈现出更大的差异。

关键词:爱沙尼亚;中国;古典童话;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12-0062-04

一、引言

古典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体裁种类之一,是相对于现代童话而言,通常是指各个国家、民族的古典作家创作的或流传于民间的经典的童话故事,因其大部分在民间文学的土壤里长大,而且基本采用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所以也被称为“传统童话”。它们就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伴随着我们的童年和成长,把我们的生活装点得更加流光溢彩。如19世纪丹麦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以及《蓝胡子》《三只金苹果》《桃太郎》,中国的《神笔马良》《三兄弟》《人参娃娃》《老鼠嫁女》等。而在遥远的欧洲波罗的海边,有这样一个国度——爱沙尼亚,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样创造出许多优秀而富于幻想的古典童话,如《牧童的好运》《树林为何飒飒作响》《木子和皮子》《口袋里的智者》《蘑菇国王》等,它们带着东欧异域风情,夹杂着微咸的波罗的海风吹开了世界

的大门。

二、两国古典童话的共通点

爱沙尼亚地处东欧,拥有广袤的草原和占领土面积47%的森林,在近8个世纪的历史中,这个国家都是以农业尤其是畜牧业为主。中国自古也是农业大国,并且两国都曾沦为外族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两国的古典童话除了具有一般童话的共同属性和特征外,相似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背景也使其古典童话在叙事形态、故事主旨等方面有诸多共通点。

(一)叙事形态的模式化。

1.母题类型。在爱沙尼亚和中国的古典童话中,占据比例最大的母题类型都是惩恶扬善,好人有好报,贪婪无度定会招致恶报,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借助外力即神仙的魔法来呈现这一母题的。比如爱沙尼亚童话中,柔弱的小丫鬟

收稿日期:2016-06-17

作者简介:冯薇(1973-),女,湖北武汉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汉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儿童文学。

项目基金:欧盟玛丽·居里国际科研人员交流计划(Marie Curie IRSES Scheme)(PIRSES-GA-2012-318961)。

因为帮助跛足独眼老乞丐得到了神奇的磨盘,富农婆因为贪图小利却被烧成了灰(《小丫鬟的磨盘》);贫穷的佃农给疲惫的老旅人提供食宿,所以老旅人施展魔法为他打谷,而贪婪小气的地主和地主婆却受到惩罚失去了整个农庄(《地主亲自打谷了》);善良的大婶从森林精灵那里得到了三枚金币,她的妹妹却因为贪心最终只得到沙子和石头(《善良的大婶和贪婪的大婶》)……中国的古典童话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报恩和善恶终有报的主题,如《燕子报恩》《神笔马良》《三把斧头》等等,善良与贪婪,勇敢与懦弱,让儿童在激烈的善恶冲突中获得勇气和爱心,懂得感恩与宽容。

除此之外,两国还有很多用童话的方式来解释自然现象或相关的生活常识,用充满童趣的情节给儿童营造自由飞翔的想象空间:从前的天幕伸手可及,后来经常被淘气的孩子们掀破,被人们剪下来充当补丁,于是老天爷只好拉高了天穹,并用五彩布补好了窟窿,于是有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和繁星》);云朵则是老天爷为了提醒人们勿忘劳作而挂在天穹前的美丽窗帘(《云朵是如何产生的》);树林里的飒飒声是它们被砍伐后无奈而低沉的叹气声(《树林为何飒飒作响》);小马在妈妈的启发下懂得了亲自尝试才是解决事情的最好办法(《小马过河》);老鼠爸爸费尽周折却把女儿送进了猫口,可见不能太过相信所谓的“伟大”(《老鼠嫁女》)等。虽然这类童话没有强烈刺激的“敌我”冲突,但在巧妙设置的故事情节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两国人民探索世界的热情、对真善美的赞扬和向往。

2. 形象及场景设置。古典童话有一个典型特征——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即在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没有名字,而是用其身份或职业来代替,例如国王、公主、渔夫、樵夫、农妇、妈妈、小马和公牛等,故事几乎没有花太多笔墨呈现人物的具体性格特征。而且在爱沙尼亚和中国古典童话中的人物通常是以相互对立的方式出现,非好即坏。再加上两国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其故事就大多发生在乡村,农庄,磨坊或森林。富农、农庄主、地主、县官基本都代表反面形象,粗暴,贪婪,小气,是被嘲讽挖苦的对象,而农夫、穷人、牧童、孤女代表勇敢善良的正面形象被歌颂赞扬。

3. 表述方式与结构安排。正如几乎所有的古典童话一样,爱沙尼亚和中国的童话作品对于时间的描述一般都是“很早以前”“从前”“有一天”这类相当模糊的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和背景也不明确。因为故事关注的是情节的发展,所以作为叙述的一个传统套路,时间、地点和背景的模糊化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两国大多数古典童话都遵循典

型的“三段式”结构。如爱沙尼亚童话《木子和皮子》中,富农连续三周去求助鬼老头,并用三滴食指的血换来不用吃饭的长工;《鬣公和鬣母》中仙女许诺三天时间可以实现的三个愿望,《小妖们的争执》中三个小妖的三样宝贝等,而在中国古典童话中这种以“三”为标志的情节也比比皆是:小伙子在水缸浸养了田螺三年,田螺化身女子报恩(《田螺姑娘》);挖参人寻找了三天才抓到人参姐姐(《人参姐姐》);老虎三次蒙骗小孙女都被识破(《老虎外婆》)……甚至以“三”命名的童话故事也俯拾皆是,如《三兄弟》《三只老虎》《三把斧头》等。

相似的母题、人物和场景设置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模式化,但这种传统套路式的叙事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儿童的欣赏趣味,更符合儿童的接受心理特征,有利于他们较快地理解故事情节,跟上故事的节奏。

(二)强化教育功能,弱化娱乐功能。爱沙尼亚和中国古典童话故事的关注点虽然看似在于故事的讲述,但故事毕竟只是载体,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对人们尤其是对孩子有一定的引导、教育意义,所以在两国童话作品的末尾通常都会出现这样的总结:的确,人们总是想得到比他们真正需要的更多的东西,但俗话说:贪多嚼不烂(《善良的大婶和贪婪的大婶》);这便是贪婪的人因获取不义之财而付出的代价(《木子和皮子》);当幸运降临时,如果把握不住,就会失去(《鬣公和鬣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光有强壮的身体和勇敢的胆量是不够的,还要拥有聪明的智慧(《三只老虎》);他明白了,河水既没有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没有小松鼠说的那么深。只有自己亲自试过才知道(《小马过河》)。正是由于两国大多数古典童话都有非常明确的教育导向: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因此鲜少出现大篇幅的人物或场景描写,也很难看到《安徒生童话》中绚丽的色彩、天马行空的想象或华丽奇幻的画面,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承认这对于读者尤其是儿童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三、两国古典童话的差异

爱沙尼亚和中国都拥有历史悠久而丰富的古典童话,但由于两国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等,使他们在作品中各自呈现出一些迥然不同的故事元素。

(一)愿望的满足。中国历来崇尚圆满,而且希望给儿童营造尽量快乐美好的人生图景,所以在中国古典童话中,几乎所有的结局都是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尾:马良惩罚了皇帝(《神笔马良》),樵夫得到了金银铁三把斧头(《三把斧头》),

救助金鱼的少年娶回了美丽的公主，当上了国王（《金鱼报恩》），葫芦娃打败绿脸妖怪，救出姐姐，一家人过上了快乐的生活（《葫芦娃》）……这种理想化的结局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能很好地满足读者尤其是儿童的心理特征，好人得到幸福，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在愿望得到满足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树立正确、高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爱沙尼亚古典童话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大团圆结局的，比如公牛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赶跑了灰狼，它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动物的冬季》），单纯的小王子克服种种诱惑拿到了魔镜，并娶回美丽的公主（《魔镜》），善良的农夫用冷口袋和暖口袋击败敌军，保护了自己的国家（《霜神的礼物》）等等，但也有一部分故事的结局并不那么完美，甚至有些许哀伤。最典型的是在《树林为何飒飒作响》中，贫穷的农夫无法度过寒冷的冬天，可是又不忍心砍倒森林中的树木，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黑桤木，后来碰到森林公公允许他砍伐今天，明天，后天所需要的木头，故事的结尾写道：“树木果真没有说话没有拜求，只是轻轻地叹气。如此，这种情景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后来把树木低沉的叹气声称作飒飒作响。”农夫虽然获得了过冬的木柴，但树木也为此付出了生命，没有完美喜悦的结局，只有淡淡的忧伤和无奈。在爱沙尼亚民族的历史中，他们曾先后被丹麦，瑞典，波兰，德国和俄罗斯占领和统治，其间经历了两次艰苦卓绝的独立。虽然爱沙尼亚民族抵抗强权的斗争在漫长的被殖民历史中从未中断，但这段屈辱的奴隶史也在他们的民族意识中留下了刻骨的忧伤，在古典童话中即呈现为：世界并非想象中那般美好无缺，愿望并非都可以得到满足，现实有时伤感而无奈，希望儿童不仅仅享受童话描写的神奇变幻，也能在故事中看到—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世界。

（二）动物的象征意味。淳朴善良的人类总是更愿意接近大自然，接近动物、飞鸟和树木，所以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中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动物形象，根据不同的生态习性，借助它们的形象来象征人类社会生活以及人性的善恶。通常来说，兔子、小羊、母鸡与小猪这类性格温顺的动物代表善良、可爱或勤劳，而狮子、老虎、熊这些凶猛野兽代表粗暴、野蛮、残忍。所以我们既能看到爱沙尼亚童话中勤劳的公牛、努力的山羊、热心肠的公鸡、愚笨的黑熊及威风凛凛的狮王、也了解中国童话中知恩图报的燕子和金鱼，善于学习的小马，古怪精灵的猴子和英勇救主的鸚鵡。但在爱沙尼亚古典童话中，还有两类形象具有异乎寻常的象征意味，那就是狼和魔鬼。

狼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是狡诈，凶残、贪婪的代表，但在爱沙尼亚童话中对狼有一种独特情怀，它被赋予了完全不一

样的内涵。狼原本是魔鬼制造出来准备杀死上帝和善良人类的工具，它有厚厚的棒作脊骨，巨大的树桩作头，旧的韧皮凉鞋做胸，蕨类植物做尾巴，鹅卵石做心脏，两粒煤火做眼睛，铁钉则被当作狼地指甲和牙齿。但是当魔鬼按照上帝告诉的诀窍赋予狼生命后，狼却一跃而起，像沉醉的闪电那样追赶着他的制造者。从那以后，狼成了魔鬼的死对头，它以给魔鬼制造麻烦和惊吓他为乐。这时的狼不再代表阴险和残忍，反而作为上帝的朋友出现，替上帝保护人类，惩戒邪恶，所以即使是魔鬼也会惧怕它。而且狼真地像传说中的那么残暴吗？不，当它袭击羊群后，牧童用鞭子抽它，它也会感到很羞愧，以至于三年之内不再接近那个羊群（《狼的形成》）；当它饥饿难耐时，却仍然放过了需要照顾孩子的妇女（《狼的食物》）……以这些形象出现的狼不仅勇猛，执着，有时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带有一丝愧疚，有时又心地柔软怜悯弱小，这种对狼的崇拜和敬畏相比来说比纯粹的凶残狡猾更加丰富，也更吸引读者。

此外，在许多爱沙尼亚古典童话里，魔鬼也并非彻头彻尾的坏蛋或法力无边的魔王，他们也有和人类一样的缺点：小气，贪心，愚笨，所以会因为无法拒绝听故事而耽误正事（《胡麻做的好事》），会因为贪吃惹恼了黑熊而被暴打、赶走（《热西帕和瓦那帕根》），会因为占小便宜被人骗走金币，整瞎了眼睛（《狡猾的烧煤工人》），还会被聪明的孤女戏弄（《机智孤女》）……魔鬼在爱沙尼亚古典童话中有许多名字：邪恶的精灵，地狱魔王，魔鬼，恶魔，但最常见的绰号之一却是“老异教徒——Old Heathen”，这其实应该算是爱沙尼亚人的一种自嘲。因为自中世纪以来，爱沙尼亚人被迫接受了基督教，而那些没有受洗的爱沙尼亚人常常被西欧人称为“异教徒”，视他们低人一等，所以爱沙尼亚古典童话赋予了“魔鬼”这一形象更多与人相似的性格特征，因其独特的文化、宗教背景也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味。

（三）文化交融。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及文学交流源远流长。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各国文化交流虽然也会让其童话带上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共性，但更频繁的文化交融大多发生在中国的各民族之间。而在过去相当长的几个世纪里，爱沙尼亚总是被一些强大的外来民族所占有和统治，不得不接受日耳曼骑士和牧师强加给他们的农奴制，成为屈辱的奴隶，甚至没有自己的姓氏。在农奴制被废除之前，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只能用口头流传的方式艰难地保留古代民俗和古典童话遗产。但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与周边各国文化之间的交

流和渗透,这种交融在爱沙尼亚古典童话中留下尤为明显的印记。

《伊索寓言》中那则寓意深远的《北风与太阳》在爱沙尼亚也有一则题目和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而俄国作家普希金创作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格林童话》中也收录了几乎相同的故事《渔夫和他的妻子》,在爱沙尼亚童话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神通的龙虾和贪婪的农妇》,三则童话故事流传年代非常相近,情节几乎一模一样,警戒意味也相同,只是由于地域的不同将具有神力的金鱼换成了比目鱼和龙虾。除了整个故事架构的相似外,更多的交融表现在人物设置,矛盾体现物和一些具体细节上。例如:作为故事重要的矛盾体现物——魔镜同时出现在《白雪公主》(丹麦)和《魔镜》(爱沙尼亚)中,只是一个魔镜可以映照出世间最美丽的女子,一个会让人重返青春;三兄弟的人物设置在爱沙尼亚童话、格林童话和中国童话中也都出现过,而且通常都是最小的兄弟(或小王子)历经艰险,取回了宝物,救出哥哥;《格林童话》中的青蛙王子和爱沙尼亚童话中的《青蛙公主》也几乎如出一辙,都是被施了魔法等待真爱才能恢复人形;中国经典童话《老鼠嫁女》在爱沙尼亚有几乎完全一样的发展情节,不过中国童话中老鼠女儿最终被花猫一口吃掉,而爱沙尼亚童话中,老鼠女儿最终嫁给了世上最强壮的另一只老鼠……这些古典童话中某些构思、情节、人物设置甚至矛盾体现物的相似绝非偶然,极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其他民族影响的结果。

四、结语

尽管从地域上来看,爱沙尼亚和中国分属欧、亚两个大

陆,但由于某些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基础,在其古典童话构筑的奇幻世界中,我们仍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共通点。与此同时,迥异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却使爱沙尼亚古典童话无论在结局的安排、动物形象的象征意味、与外族的文化交融等方面都保持了更为独特的民族风格。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世界文化融合交汇的不断增强,相信更多的学者会关注爱沙尼亚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也希望在更加系统化的比较研究中让两国文化碰撞出更加异彩纷呈的火花。

参考文献:

- [1]Gisela McBride.Tales from Estonia [M].Ready Printing, 1982.
- [2]The Orphan's Hand-Mill[M].TallinPeriodika,1993:50-113.
- [3]EestiRaamat.How The Fox Punished His Tail [M].TallinPeriodika,1979:13-24.
- [4]Selve Maas.The Moon Printers [M].The Viking Press,Inc. 1971:56-103.
- [5]Rod Bradbury.August Jakobson—Estonian Fairytales[M].Eston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Centre,2007:11-21.
- [6]陈达红,尤里·塔尔维特.爱沙尼亚童话三则[J].译林,2014(9).
- [7]陈玲.浅谈传统童话与现代童话之区别[J].现代教育教育导刊,2013(10).
- [8]孙云凤.论西方古典童话中的禁令与象征[J].名作欣赏,2012(17).

[责任编辑 王占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stonian Classical Fairy Tales

Feng Wei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0)

Abstract: Estonia and China are far away geographically, but due to the similar economic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classical fairy ta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ome similarities in motif type, image setting, story structure, etc.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fferent cultures, religions and customs make the story texts of the tales quite different in eventual arrangement, symbolic meaning of animal images and blending with other cultures to maintain the unique national style.

Key words: Estonia; China; classical fairy tales; comparison